

宋東京考卷之四

嘉興石匏周 城緝

三省

中書省

按文獻通考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宰相之所
涖稱東府焉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
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者凡除省臺
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
通判武臣邊郡橫行以上除援皆掌之

新舊官制論 國朝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一

事為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為宰相副貳初以薛
居正呂餘慶為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
所出焉

燕翼詒謀錄 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慮其專權將
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
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乃命薛居
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
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視事殿庭別設
輒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
之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

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至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給班為一其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

石林詩話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二

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迴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按野客叢

談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其閣以示嫌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

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援魯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為書局官

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分於始此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詩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
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
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
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
官鄧范不惟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
則仁裕所不及也

聞見雜錄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四
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
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

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
從容賜茶而退其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
並熟狀擬定進入上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
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
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
仁浦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臣
且憚太祖英睿乃請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疏其事
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焉從之自是奏御寢多

或至盱眙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

鶴林玉露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曰外議以公為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實無補萬一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狗所陳施行一事則所傷多矣

退朝錄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

帶館職洪

正字犯宣祖廟諱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五

大學士以此為次第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

皆三入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甄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為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甄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勅齊銜街衢並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甄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開寶六年六月勅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勅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六

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復有釐革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東都事略 神宗元豐五年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

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制

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餘號退傅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為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

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事事自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績將拜相夜夢人持弓矢射中其僕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兀正仲當制

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為定制云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勲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文正呂文靖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文潞公所謂重事則大曲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與聞之比呂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常程細務而已

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蓋自建隆宋東京考
卷之四
八
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纔二十有四人蓋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朝野類要 宰相入堂前有朱衣乘騎對引若無常朝之日則入府第入堂治事謂之宅引入堂

容齋隨筆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

禧以前惟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容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相二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九

容齋五筆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為中丞胡翼之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士大夫相與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塵史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僦屋熙寧間撤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

韓魏公為相日曾魯公為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為

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為樞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
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歸田錄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俱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晏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晏此事亦前世未有

談圃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

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後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硯岡筆志 本朝宰臣從容進退享有高壽者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陳文惠公堯佐八十二富韓公弼八十一杜祁公衍八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一

十李文定公迪七十七龐穎公籍七十六文潞公彥博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

宋史 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世罕其比

祕笈新書 國朝三公之官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勲文潞公以舊方得之自此曠年不拜

綿年錄 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公著相哲宗諡曰正獻從祖蒙正相太宗諡曰文穆父夷簡相仁宗諡曰文靖一族之中為宰相者三人而公著父子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

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
賢於父遠矣

治平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
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
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
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此
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

長綿 康定元年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議邊事遂置
廳於樞密院之南

名臣言行錄 歐陽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二

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

資治通鑑 元祐二年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
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
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政和六年詔蔡京改都堂爲公相廳命京總治三省
正公相位

漫笑錄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安禮尹京
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
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

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聖宋掇遺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仇池筆記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道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三

種竹開窓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窓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史 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宰相不被罪雖沒猶貶中書仍屢絕省公卿名完則朝廷安也

揮塵前錄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石楊休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績亦以廷魁至鼎席

揮塵錄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呂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本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

國老閒談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壁畫山水退朝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不許入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四

龜山語錄 王魏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王魏公遺事 中書嘗有事關密院違詔格寇萊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

可談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

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廳爲公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父子入侍曲晏按朝野類要有旨內苑留臣下賜晏謂之曲晏與大晏不同之義也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客禮也惟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脚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五

青瑣高議 本朝丞相呂公蒙正丞相夷簡一門二丞相居政地二十年鈞陶群品運幹元化四國畏服天下以和終始一節玉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丞相賈黃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百廢條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爲賢相美哉

玉壺清話 徽宗內侍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以故得幸爲太傅封涇國公蔡京與貫內外相倚人稱京爲公相貫爲媪相

宋稗類鈔 太祖親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

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云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搖憾無聲吏以白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携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如常日啟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卒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尚友錄 熙寧中蘇頌贈梁燾石硯曰留爲異日玉堂之用後頌拜相燾在翰林草制用此硯也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六

堯山堂偶雋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焉

函史 王珪自執政至爲相十六年諛悅固位無匡救時目爲三旨宰相以上殿進呈云取聖旨帝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六硯齋二筆 丁謂既導上以神仙之事爲玉清昭應宮使又自謂化鶴之裔喜言仙鶴事時稱爲鶴相

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

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
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
宦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
勲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
元豐間始以唐六典而定官制

按宋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呂正獻公著與父
文靖夷簡居其二再文忠烈彥博文正旦父子入
相者二家韓文定忠彥與父忠獻琦及文靖父子也
身為宰相壽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
公亮已一人